

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廣聽録卷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名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孔傳謂至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也然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而蔡註謂豐去鎬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則豐邑嘗有武王廟即詩稱文王作邑于豐武王宅是鎬京竹書謂帝辛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發營鎬京故武自繼文為諸侯時即已遷鎬

武成云王來自商至于豐者以專告文王之廟與此至于豐同則是武王都鎬其不宜有武廟在豐明矣若豐尚有文廟則舊廟不毀故耳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此新邑郊社之禮郊只祭天社乃祭地此正禮所謂饗帝于郊祀社于國者其用牛二者一是帝牛一是稷牛也古凡祭天必滌養二牛而卜之以不吉者降為稷牛所謂稷牛者后稷配天之牛也若戊午之社用

牛羊豕以郊用犢牛社用太牢且郊一社三禮有以少為貴者是也蔡註乃謂郊祭天地故用二牛則似此郊是合享天地之祭此二牛是天地分祀之牲大為可駭禮無天地合祭者惟周頌昊天有成命章小序謂是郊祀天地之詩此謂分祀天地如周禮所云南郊北郊者皆用此詩未嘗謂天地可同祭也且郊牛帝牛在郊特牲及春秋諸傳所論甚備豈有以地示一牛與天帝並設為二者武斷哉

洛誥一篇為周書極大公案宋儒武斷將成王宅洛周公命後諸舊事盡行繙變凡詩書禮春秋諸經所載文篇俱掃滅盡矣今為略疏正之

洛誥分六節第一節周公拜手稽首至以圖及獻卜是周公告營洛詞第二節王拜手稽首至拜手稽首誨言是成王謝詞第三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是周公致政請成王宅洛詞第四節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至四方其世享是成王許卽洛并留公輔政立公

後詞第五節周公拜手稽首至其永觀朕子懷德是周公許從王卽洛并述已考成洛邑勉王作祝詞第六節戊辰至末是史官記事詞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經文原本在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上是康誥文

蔡註改移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之上謂是洛誥文

從來說成王誥康叔作康誥而蔡氏改作武王誥康叔則周公營洛功成始誥康叔為不合矣因襲蘇軾說移此四十八字于洛誥篇首矛前于康誥篇辨成王誥叔武王不誥叔亦既詳明且春秋策書載祝鮀說原有伯禽康叔兩誥皆在成王宅洛之時今洛誥命伯禽為後儼有誥冊告于洛邑大烝明堂祼獻之際則伯禽康誥

出于一時尚書春秋兩相脗合四十八字正史官作誥者推原所自之本文在康誥不在洛誥也況春秋衛遷帝丘甯武子有曰不可以間我成王周公之命祀亦惟以康叔之祀實成王周公有以命之並不出自武王之命則夫初基東國命祀所本康誥篇首非此四十八字不可矣若謂是洛誥之文脫簡在彼則洛誥與名誥相接成篇其中時日前後皆聯絡不斷忽攙此節則于惟三月哉生魄與名誥三月惟丙午朏雜出無倫脊矣嗟

乎何苦為此

朕復子明辟　其基作民明辟

朕將復政于子明辟　故營洛以為始作民明辟之地

蔡註朕復命于子明辟　故營洛以為始作民明辟之地其説謂周公無攝政事此復者復命耳若謂復政則有失然後有復成王無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王莽居攝幾傾漢祚皆儒者有以啓之不可以不辨

予謂此復字不始自洛誥也咸有一德曰伊尹既復政

厥辟將告歸亦以復政為復復政厥辟正復政明辟之同文也豈商曾失位耶且此洛誥本文亦有之矣王曰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卽辟者就其位而為君也亦惟公復之故王始就之卽辟與復辟文相當矣且始作民明辟者周公當下之言也亂為四方新辟者周公進此之言也夫經有同文卽無異解何則文旣同則義不得異也况經本文乎且天下惟好語最巨信有失然後有復試問其所云復命者命亦有何失而復之耶若夫居

攝一事則自昔有之伊訓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此是恒事如謂王莽傾漢皆起于儒者居攝二字則大不然古聖行事誰非口實莽直以受禪為法豈顧居攝華督弑宋公亦以除民怨而弭兵革為詞此湯武也亂臣賊子法堯舜湯武耳法冢宰哉

王肇稱殷禮

殷禮殷人之禮也

蔡註殷禮盛禮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

周公營洛邑定大禮遷殷民此三大事也營洛既成則最要是定大禮故告王以居洛之事而首及行禮其曰殷禮者以開國定禮原兼前代而損益之況治殷頑民則尤宜以殷家掌故為之引迪與後其大惇典殷獻民同一意也若云是盛禮則樂盛稱殷禮盛不稱殷樂由人心生故从𠂤从殳皆從中出易殷薦于上帝是也若禮則三千三百有曾稱盛禮為殷禮者乎曾子問君喪

服除而後殷祭與春秋吉禘五年而再殷祭皆指禘祭言謂大祭也殷祭非殷禮祭可殷禮不可殷也𥙊註如此差繆歷卷多有予獨辨此者以其解殷之意别有在也說見後

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惇宗將禮

記諸臣之功大者為大祀地也　惇崇大禮也

𥙊註謂功宗功之尊顯者　惇宗即功宗之宗也與下文宗禮同

此正稱殷禮之一也殷禮尚功臣之祀如伊尹伊陟格配皇天盤庚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之類皆功臣從祀之事故周禮有功臣祭于大烝司勲掌之及祭法有法施于民則祭之以死勤事則祭之諸文皆公監殷禮而為之者因以之勸成王為居洛親政之一事然而不名宗禮也蔡氏既以功宗之宗訓尊義矣其於惇宗將禮亦曰惇宗即功宗之宗矣乃又曰與下文宗禮同夫下文宗禮謂大禮也豈惇大大禮乎推其意

益欲繆亂諸宗字而造一宗禮以為記功宗之祭名曰宗禮而欲定宗禮則又當先制一安周公之禮以為後改經改讀所張本此不過欲大反古事以為周公留後治洛與孔傳别而不自知其狡計之至此也嗟乎其用心亦苦矣説見後

王曰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時周公致政成王請王居洛而王第許其居洛而不許致政故曰予小子退朝之後便當赴洛以就君于周但

公不可去我當命公後矣謂封伯禽也葢此時成王在鎬京謂身當赴洛為公立後以為立後則可長留公在周作王國卿也
蔡註謂時成王在洛身當還鎬京反留公治洛也後猶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葢已久矣
如此則經傳皆反變盡矣夫三代雖遠然詩書禮春秋

所傳自有一定之事一定之時如成王卽位周公居攝此定事也居攝三年而遇四國之變又定事也東征三年而滅四國又定事也于是居攝七年而營洛邑又定事也其年卽致政請王居洛又定事也越明年而成王在洛遷殷頑民又定事也卽于其年伐淮夷商奄五月歸鎬又定事也是以從來書傳皆曰文王居豐武王治鎬成王宅洛並無有言周公留洛者且卽居洛一事成王與周公兩度來洛一在攝政七年之三月營洛也一

在攝政七年之冬十二月至明年之夏五月而即還宗周此居洛也然則成王周公其同居洛者裁六閱月耳又何曾有成王先歸周公留洛一事然且其兩度來洛一則周公營洛而王先歸一則王與公同歸並不得有留公在洛之時若謂即七年之十二月赴洛而王歸公留則次年遷殷王公並在至王親伐淮夷踐奄逮五月而始還鎬京不得于十二月王先歸也若謂即次年五月成王踐奄之後而王歸公留則命後之冊已在去年

十二月王伐奄後在次年五月不得此時留公而舊冬大祭即已告留公之册也凡此皆事與時之必不可問者也

況後有後禮周制凡封國授爵傳子皆名曰後此在三禮屢言之故春秋魯莊疾問後于叔牙秦穆稱重耳不沒爲後若曰惟告周公其後猶莊叔謂叔孫穆子曰其爲子後是也若留後而稱後此何禮乎禮無後名而三代以前又並無後之之事乃以後字綴留字而稱爲留

後則可怪之甚夫留後非盛世名也考唐志節度使跋扈不肯交代或子握兵柄或士卒譁譟自擇將吏以邀命于朝三者皆謂之留後此其弊在唐元和後始有之而當時天子無力聽其留後史即請之為姑息之政乃以成王之世而比于亂朝以周公大聖而至加之以叛將之名其為無理莫大于是至又知難通復以留後留字而牽及留守夫留守與留後又絕不相同留守二字起于東漢和帝南巡張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而隋大

業九年代王侑留守西京因之立留守之名歷唐五代以及于宋相沿不徹然而三代無此事并無此官也三代巡守不聞設一居守者是無此事也春秋公出亦有居守之宗卿而不名留守是無此官也且經文祇一後字耳祇一後字而誣坐古人以留後且即以留字而誣坐留後以留守之官蔡叔亦蔡流蔡亦蔡邦蔡亦蔡非笑話乎

況其所謂封伯禽為公後者在諸經有之非孔傳私言

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後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也此命公後之據也祝鮀曰成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室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之職事于魯分之土田典冊百官彝器命以伯禽而封之少皡之墟命伯禽者即命伯禽之誥猶君牙君陳類用其名以為誥名即下文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之據也其誥維何則魯頌曰王曰叔父建

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此誥詞之據也然則命公立後在書有其事在春秋有其冊在詩有其誥詞此亦經文之實實可據者矣于此而猶欲悖其詞反其事是叛經矣經可叛無不可叛矣

若謂費誓東郊在周公東征之時此時伯禽封國已久則商奄淮夷不止一叛蔡氏但知近魯東郊者祇此淮夷而不知其叛時不同大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奉王命征之此東征之淮夷叛也是時伯禽未

封國也多方序云成王歸自奄以淮夷又叛成王東伐淮夷始踐奄此東郊不開之淮夷叛也是伯禽始就國後也則費誓之作正在殷頑初遷淮夷再叛之際與前此東征四國時邈不相涉而以此抵彼直自誤耳

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王謂何以公不可去也則以定大禮遷殷民皆我公事也未定大禮則公功未安也不可去也文武所受之殷

民我將藉公為四輔而亂而保之不可去也此將進公以冡宰兼太師也四輔師保疑丞也

蔡註謂宗禮功宗之禮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公者安定其功之謂如下文命寧者也亂為四輔治為宗周之四輔後三輔蓋本諸此但曰四輔則留後于洛明矣

此則成王周公皆以遷殷民為事而帶言定大禮耳蔡氏必欲訓大禮作宗禮謂成王欲以功宗之禮安周公

則亦定宗禮巳耳乃又謂當定一寧禮以為敉字訓作寧也夫據其訓義本欲定宗禮以寧公功所重在宗也乃反欲定寧禮則又在寧不在宗矣初改殷禮為盛禮既又改宗禮為功宗之禮今又改功宗之禮為寧禮不過欲改經文命寧二字為寧公禮也然而經無寧字忽取經中敉字之訓改作寧字而以圖改竄則在彼為無忌憚而在人觀之則所謂作偽心勞日拙何必然矣上有皇天前有聖賢豈真以寘寘為可欺也乎

四輔二字見于天文歷著于文王世子諸書所謂設四輔及三公者卽太師太保之任葢是時名公為太保成王將欲進周公冢宰而為太師故為是言乃蔡氏以東都當之謂豐鎬是三輔加東都卽是四輔總欲實已留後治洛之說以為此卽洛邑名也殊不知三輔者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也豐鎬祗二輔已不合矣且此係漢後稱名在秦改郡縣時但稱其地為内史而不稱三輔卽漢地理志亦仍不以是為名至沿稱之乆紀形勝者

因之有三輔黄圖一書行于人間而成王口中乃欲添一輔以名東都怪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此周公許王留任同來洛以遷殷民也葢成王責公雖有定禮遷民兩事而遷民最重故公許留任而專以遷

民答言謂王命予來洛保此文武所受之殷民治為四輔所以大我之恭承也予謂此王事爾王來洛而惇典殷民之賢者以治為新辟則恭承之倡在王矣何必治為四輔哉予不過答此殷民為民孚之倡而已承保受命民與誕保受民對文亂為新辟與亂為四輔對文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此與下二節蔡註章句屬讀與原本不同見後

若夫定禮則我已曾與保民並行之矣我嘗以御禮授

王成我以昭子之典刑者乃所以殫祖德也甞使來營

洛毖斯殷頑民而思遷之者乃所以命保民也此兼荅

定大禮也徐仲山曰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即周公

制禮也二乃字對文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首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

于文王武王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殷

乃引考

且予甞蓄二鬯思助王薦享而不敢久宿已于考室時

禋二王矣然而祝辭亦每以王自作德使殷民長成此室焉葢考者成也竹書宣王八年初考室詩小序曰斯干考室是也是時洛邑考成之祭公自主之因責王保殷而并及此以道其稱祝之意非述其事也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然則王來遷殷使殷民萬年承叙觀德勿替者事在王而已

蔡註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十字連上文作一節

伻來毖殷乃命寧下逬予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解謂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于祼王使人來戒教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與

此則造事之中又造事造禮之中又造禮矣原其初意不過欲反前傳思造一周公留後治洛事耳乃既已留後則必記功宗定尊禮賜秬鬯休享初以功臣事之既即以神明享之于是有周公留後事又有成王賜周公秬鬯事有留後禮又有此寧公之寧禮造事日益增造禮亦日益出矣予嘗問姜垚曰子亦知古有寧禮乎垚曰有之予驚曰何垚曰婦人歸寧者非與予一笑而罷然則三千三百中其于婦人歸寧外又有此一禮固屬

大妄特彼妄言之姑妄辨之從來九命賜秬鬯並不獨賜必以車路弓矢等相兼賜之今獨賜秬鬯無禮一郎賜秬鬯亦必有圭瓚為副秬鬯資祼圭瓚則行祼器也王制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故詩稱宣王賜名虎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書序稱平王賜晉文侯秬鬯圭瓚今無圭瓚將何以行秬鬯無禮二且秬鬯非自飲也所以歆其父祖也故詩稱賜爾文人書稱追孝于前文人今乃以此享公此非寧公實活

祭公也無禮三惟此秬鬯周公畜以禋二王故用二卣二卣者文一卣武一卣也若但賜大臣則詩書所稱無不曰秬鬯一卣今寧公一人而用二卣豈二祭公耶抑亦備物貴偶冠綏乘雁必行雙耶王莽九錫倣洛誥亦用二卣此誤也無禮四據其所引蘇軾之說謂古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豈非敬之至則其禮如祭也與則大不然古但有享禮無裸禮享者薦也備物之至有體薦有殽烝一如事神而實則有飲有

餼多饋而獻饗之所謂薦也今但行祼禮而不行薦禮此大易觀卦所謂祼而不薦者其無禮五且即此祼而不薦古必有禮以當之矣按禮器諸侯相朝祼用鬱鬯無籩豆之薦此在朝享以後薦食以前祗用鬯酒相酌以相敘芬芳之情今以君臣叔父而仿佛敵國專敘芬芳在君臣則已慢在叔父則已媟無禮六且其所為伻來者以命寧來也以命寧來則不宜又毖殷矣古凡行輕禮則或一使兼二禮寧公非輕禮也且寧公禮也毖

殷者事也事禮無兼行者今謂一使兼二禮不可謂一使兼事禮則尤不可也無禮七且行事行禮必有次第今以寧公而先曰毖殷將先毖殷而後寧公耶抑先寧耶且其所為寧者王寧之也毖則誰毖耶使者不自毖而使公毖則又無此事是既無次第又無著落無禮八況史文措辭必有體要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公之言也今作王之言則以君拜臣以君享臣其在臣身必有聞而悚然語及而惕然欲敘述之而兢兢然必不敢

出諸口者而乃琳琳琅琅備述而詳道之豈以王爲不知耶抑誇之耶抑亦借此聲說使在朝中外皆聞之耶此則于當日情事無一當者其無禮九夫妄造一禮既已不堪乃卽此一禮中而其爲無禮者又復有九可耶不可耶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此史文也戊辰者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之戊辰日也王在新邑者此時王已在洛也孔傳謂是日王到洛非也烝祭歲者卜于戊辰之日舉烝祭而是日為成王即政元年之歲首故曰歲蓋烝冬祭名周制冬祭在子月改朔之月雖是冬祭而實在歲首其名為春如周禮仲冬大閲遂以享烝而春秋桓八年書春正月巳卯烝以夏之冬即周之春也獨是攝政七年以長歷推之其年有閏月雖此十二月即夏十月建亥之月而行至戊辰

日則巳交次月之節為即政元年改歲之日則時巳春矣故成王于是日即舉烝祭而且以歲首朝享之故加享二王所謂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也是以烝祭與歲總是春祭而記其月日則仍曰在十二月史文甚明孔傳謂戊辰是十二月晦日到洛次日為即政元年之朝即舉歲祭不惟人事不及即齋戒諸節將何以行若又卜日則于戊辰于在十有二月諸史文俱不合矣若王命作冊者則成王命作命後之冊逸祝冊者則于

祭時史逸讀此命後之冊惟告周公其後者史自解之曰讀此冊者惟告周公其後耳葢古者封國在祭時祭統云爵有德而祿有功必在太廟且必于祭日行之示不敢專也今伯禽封魯實在此時作冊讀冊即春秋祝鮀所云命伯禽之冊者且其命法則于一獻後君降立阼階之南南嚮受命者北嚮史從君右執冊而命之則在周公留後之策可能于大祭日行此禮乎至于王賓殺禋咸格則殷王之後以王有殺禋大祭與羣后偕來

詩烈文序所云成王即位諸侯助祭者正此成王親政即位在洛之一祭也然則詩書春秋皆明証矣若夫王入太室祼則太室者明堂之中室也時周公營洛正作明堂于洛都以為新君朝享之地因即祭于此而王入太室而親主祼焉舊傳謂太室是清廟五室之一則清廟為明堂太廟之通稱朝左太廟焉有五室惟明堂九室除四維外則東南西北皆名太廟而中一室名太室總為五室是以鄭玄謂稱明禋者即明堂禋享之意而

稱文祖即祖文王于明堂也雖其言近鑿然亦不為無據云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

史又專記命後之時重之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又專記周公攝政之時重之又重之也若曰公為文武保天命已七年矣嗣此保殷民耳

尚書廣聽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廣聽録卷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多士繼洛誥之後先營洛而後遷殷也古事如是經文亦如是也蔡氏又謂先遷殷而後營洛此何所據耶多士文云予惟時其遷居西爾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何解耶

無逸敘殷賢王于高宗之後次及祖甲按祖甲即高宗

之子祖庚之弟也國語說殷事有帝甲亂之語而史本紀亦有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衰語故孔氏註無逸改作太甲固于前中宗高宗敘次有乖而鄭玄註漆書遂造為故事謂祖甲是武丁子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而祖甲以為不義逃于人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則誕妄極矣正義云武丁賢王無容有廢長之事祖庚又賢嗣則又非所當廢之人且祖甲逃遁誰所傳說武丁廢立事

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其說甚明而蔡註無學則又襲鄭說以為得計而不知經文與國語兩無礙者經云其在祖甲不義惟王爰曁小人言祖甲少行不義爰及非類此正國語所謂亂之本紀所謂淫亂也乃作其卽位而改行率德遂知稼穡之艱難有何不可此本後事而國語與本紀偶未詳耳吾以經為主而間取春秋間人所言以相質証則諸書盡通而乃造古事以誣聖賢何為乎

君奭一篇據書序成王卽政之初年名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而名公以為公危疑之久自流言至今定大難成大功已非一日當此嗣君新政之際自當潔身引退不居盛滿而乃告致之後仍復留此則愛公之至反類疑公而不知公意之又有在也篇中反復陳說皆自道已意文義甚明而蔡氏又駁書序之說謂名公欲去而公留之公然又造一古事不知其出何書據何典而第就本文繹之雖彼此俱可以解然但留人則留人已耳

何必嘵嘵絮絮只將已身分說以求解免此是何故即此亦宜自省矣

且經文章句最是關係據史記漢文時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尚書非受其篇帙也伏生二十九篇久傳人間篇帙不失其所受于伏生者祗篇義字詁章句屬讀耳乃是時伏生年老義詁不全即令其女轉授而穎川口語與齊人有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則此一屬讀是西京立學官後諸儒博士中外肄

業無不一轍斷不容于其中得彼此互異一字何則以其直受之周末秦初百年數學之所傳所謂師承亦所謂官授也今孔傳傳文可隨意解說而其間屬讀則正西漢時學官原本況二十九篇又與後出五十八篇迥不相同蔡氏即有異義亦須就其屬讀另為解說而乃并其屬讀而更易之如此篇改變處不啻二三則古經授受并滅絶矣予于從前所改變不暇枚指衹就君奭篇略著之以明此周公自解並無留召公之意且令周

秦屬讀至今猶得覩一二以見古義此亦學古者一大節目不可不曉章者篇章句者辭句屬者句之連讀者句之斷也

周公若曰君奭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章

事有不可不憂恤者夫殷失天命周受天命此已然事耳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 章 基始也若順也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我豈敢謂始必順天終必墜命然而始受事而終不去者以為天命未可知也

嗚呼君已句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韋

巳乎未可已也我之不去君當是我不當非我也我亦不敢茍安乎天命以故至此也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

儻不念此

惟人在向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而曰惟有衆人在耳于我何與則我後嗣有如此者可得云在家不知耶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勿克經歷章

夫天之墜命者以其不能有經歷人也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章

今我則經歷久矣欲繼前烈亦在我而已

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雖我之留此亦豈有所正于此然而嗣前王以啓後王

我之事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寧王即文王也做此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故我之道亦惟以前王得天為兢兢焉

公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歷觀殷商前代無非大臣陳保以得天命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章

天惟佑商則凡商家賜氏之臣百官族姓皆已克盈在

朝稱得人矣

王人罔不秉德句明恤小臣句屏侯甸章王人猶君人也與說命王人求多聞同

而為之君者又無不秉持其德明恤諸小臣以及藩屏侯甸必欲得人而後已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章

則君尚如此況臣效奔走其敢不惟德是舉以共治君事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夫是以百事可行此不可謂大臣之無益于人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句天滅威章
葢天之壽殷多歷年所亦平平而至無異事也而嗣王失
天天即驟滅之矣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今汝思之我洛邑新造則曾有大臣固命為長久計乎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

當曰天有斷制使文王受命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章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亦賴有此五臣陳保其間

又曰無能往來句兹迪彝句教文王蔑德句降于國人

蔑德隱微之德也

然且有此五臣而又曰亦何能與周旋耶其好之不足

如此是以五人者以此道法教于國人

亦惟純佑句秉德句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章

而為之天者亦如商純佑為之君者亦如商秉德文知

天天亦顯文

迪見冒句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覆下民而荅上帝以至于受命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章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章

惟茲四人昭武王句惟冒句丕單稱德

武王亦然則是文武受命皆不可無大臣如此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句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章

今予去就未決若游川然然予第往雖先汝不顧何哉以為小子雖即位而同未即則我雖致政而同未致不得曰大無與我事也

收句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向使斂躬而退不往而收不勉所不及使老成之德不下于民則鳳鳥且不至況能如商臣之格皇天哉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章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我今告君者將請君謀久長之道也若我則決計矣何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章
前王悉心以命汝使汝作太保以為民立極

曰汝明勗偶王句在亶句乘兹大命章

亦曰汝明勉配王惟在誠信以乘此大命而巳

公曰君告汝朕允章

今我亦告汝以我之誠信

保奭其汝克敬句以予句監于殷喪大否章

君保也其克敬者亦以我言可信殷喪當監也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誥予惟曰襄我二人章

今我念天威一如殷喪豈了無誠信而徒滋此口語哉

亦惟曰贊襄四輔專在我師保二人已耳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章

汝有同情亦必曰在此二人倘天休洊臻二人弗勝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汝能敬者也與爾避賢遂讓後人于大盛之時豈不快

哉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章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句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若果誠信輔導則二人已足凡先王之功我皆能成之文冐武冐我亦冐四海不足治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第予反覆弔恤者豈不敏哉亦惟此天人之際尚可憂耳何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章

予初謂天命基始當謀其終而民德難保亦復如是則是予之受事于始者正當急圖之于終可輕去耶

祇若茲往敬用治

自茲以往仍治事而已

古以竹簡窄故多分章實有不關義詁處若屬讀則義盡判矣但今文有兩屬讀一伏本一孔本也此雖孔本屬讀而其中于西漢儒者無異屬讀處則即是伏本若大誥有兩本並見至今猶可蹤跡者如伏本為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以猷字屬誥字下作大誥道爾多邦及爾御事解猷者道也故王莽仿大誥亦曰大

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以及御事以莽西漢時古文未立學故也即鄭玄賈逵輩亦以見漆書不見古文並作誥道解獨孔本古文作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此是古經原文何則以微子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多方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皆一例也若然則此猷字自當作發語詞解而孔傳在西漢習聞伏說亦解猷作道則屬讀不誤而義詁誤耳又孔本屬讀于次節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句延洪句惟我幼沖人句而釋詁云延長也

洪大也謂此害長大也則伏本不然觀莽誥次節弗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洪惟我幼沖孺子則延屬上句洪屬下句矣然此伏是而孔非者以多方云洪惟圖天之命又可例也凡此皆屬讀之有同異者要皆古屬讀耳按唐試士有賜公卿尺題裴度詩顧續延洪壽則延洪汎言長大唐時猶然孔讀不盡非也

多方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言天不即喪殷寬假受辛者至于五年所云五年則謂文王改元九年大統未集俟武立五年而後伐紂觀此則泰誓所謂惟十有三年

畀武合文年而無可疑也若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則此五年者以征四國計之裁及三年即蔡氏武斷謂先遷殷民後營洛邑亦不能越三年之外故孔傳謂若無罪過則遷徙不過五年當還本土則又以後世流徒之法歆誘殷民大非當日遷頑本意不知此所告者皆殷之大夫士耳即當日監遷者耳監遷官司五歲當代故曰今爾之奔走臣我而為我監者不過五祀已耳過此便當敘勤事行介賚矣故即曰爾惟克勤乃事又曰予

惟時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蓋實告以應簡用也五祀者監官之限也

顧命四人執戈夾兩階戺兩階者阼階賓階也然則無中階矣往嘗疑禮文但稱兩階並不及中階凡寢廟中庭則多稱兩楹之間于中階則多稱兩階之間且有謂兩階之間每以瘞圭璧匰室及祭肺包餕諸物豈不顧出入耶今以四人夾兩階則每階兩人共四人豈有中階正行之地而反不設一人者然後知太廟路寢皆無

中階而言禮者不及察也嘗觀考工記明堂九階謂前三階三面各二階而明堂位則實有中階如三公立中階之前類則寢廟之制惟明堂有中階而他皆無之若三面則東垂一階西垂一階不知北階在何所此云立于側階是北階則豈北亦無中階乎又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則東西垂亦名側階大抵四面皆偏設均無中階然其制則相沿昧昧自三古至今並無一人道及耳

顧命王三宿三祭三咤又云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陋儒以祭嚌宅咤字形相近且三字並列遂謂宅即咤孔傳以祭嚌句以宅授宗人同連屬為非是不知祭者以酒酹地也咤者奠爵也此祭柩時也若太保祭嚌是饗福時先以酒酹地而後少嚌至于齒于是居其位而授宗人以虛爵則是宅者居也與咤大異而以臆見强合之得乎

康王之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句信用昭

明于天下孔傳謂底至齊者致行至中也若曰昔君文武于太平富有之時不務咎惡以底至于中實足以昭顯于天下此在馬鄭王貫諸説俱同而蔡註變之以齊信為句且又不識齊義謂齊信者無盡而極其誠也則于屬讀義詁並失之矣爾雅齊中也釋地岠齊州以南疏曰齊者中也古謂中州為齊州列子華胥氏之國不知去齊國幾千萬里註齊國中國也故微子克齊聖廣淵有解作中且聖廣大而淵深者然蔡氏安得知之

顧命康王之誥雖是周史記事之文實即周公所制禮也周公定大禮原在成王即政之年則以當代行新制禮其于繼世禪受大事必倍加縝密是以史敘二篇頗為詳悉此真百王不易之法而宋人孫覺忽倡邪說以為康王即位不宜脫喪服而改冕服蘇軾作書傳即和其說反覆明辨而蔡沈又襲之入集註中此非詆孔傳直滅經也且非議周史實謗毀古聖賢也蘇軾既詬武王為非聖則自當闢周公為非賢此固罪大惡極惟有

加非聖之誅無容辨者顧愚人傳煽不可不一白也
蘇軾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
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
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
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
孔子曰將冠者未及期日而有齋衰大功之喪則因喪
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
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

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敎戒諫哭踴荅拜聖人
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
以幣行子産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
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
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
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
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黄玉帛之幣使周公在
必不為此

夫當此周禮盡亡周公之制作不可再見即三禮殘闕又並無天子之禮可顯相考訂況遭喪即位列代以國恤而諱其事即有所見亦安能一一校辨而不必然者據云王受顧不宜易冕服但當使太史將先王之命授王于喪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之夫此受顧者受之于即位時也周制遭喪便即位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也踰年再即位然後改元一年不可有二君也則是遭喪必即位即位必改服古殯棺在太廟

一云在路寢遭喪宅恤皆在大庭而一當即位則北面
奠殯南面臨天下如太甲見祖奠殯之後則侯甸羣后
咸來進見此必不可以喪服行事者若踰年即位則朝
正告朔總在此日改服行禮尤所必然舊儒所謂即位
者人君莫大之禮也即所謂正始者也又所謂承先王
序百官御四海者也是以是日即位即是日受顧寧不
知先王寶禭尚在寢西而乃鄭重鋪張設中外黼座陳
車路敷寶玉大臣冕裳小臣弁戴若是者何也以為即

位大事受顧亦大事兩大交重而不可忽也今欲于即位時受顧則即位無喪服禮不于即位時受顧則先王命顧時于彌留之際猶且強起洮盥特被冕服而太保太宗何敢以凶服承命委皃草莾且君授臣冊授者祭服臨廟庭則臣必朝服而受于祭所豈有前王居黼扆授之而後王可居喪次以受之之禮盖次者位也禮各有次此喪次非受顧次也況即其所為喪次者是時顧冊未授王位未定喪主未立安所得寢東大次而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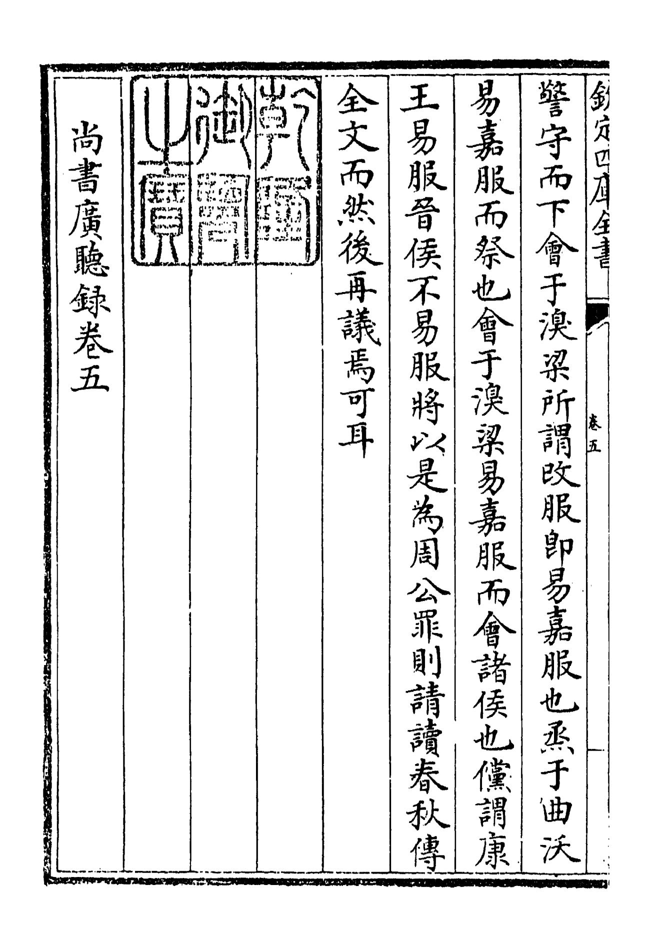
又況殯宮未奠凶門不闢卽羣臣治事之位尚無處所而謂諸侯可草率闌入哭踊路寢是真無稽之言茫然不知典禮為何物而乃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無忌哉言之也但推其愚腹不過謂孝子一著喪衣便無再脫理耳不知古禮喪節時有更易始死著冠襲而免袒遷尸著冠斂而又免袒然且道路之間並去免袒以為非隨柩行與反哭則不免于㮏㮏者道路也則出門在途尚易服矣故天子雖在初喪而苟遇郊社則必越紼而

行事越紼者改服而主祭也禮所云以圭服祀上帝以毳冕祀山川是也然且筮日易服卜葬易服臨窆穸易服何則謂其與神交之道也夫交神者人君居位中一事也居位中事茍稍關重大即易服不顧何況居位乃軾大無學妄以冠禮比類謂冠日遭喪即服喪冠以是為不當易服之証則不通極矣夫冠禮可與即位較乎先王重即位而輕冠禮茍人君未冠而即位則冠禮遂廢是以邾隱公既即位將冠而問于孔子孔子謂天子

諸侯無冠禮其有冠禮夏之末造也世子雖幼而既已即位則尊之為人君矣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則是天子諸侯所重惟即位而冠禮極輕即位而不冠即不冠矣是以吉冠凶冠惟其所服朞功之喪尚不敢抗而乃敢與即位大禮較長短乎且夫世子初生與世子即位猶有間矣乃君薨而世子生則大祝易禫冕之服奠幣告殯太宰太宗少師亦皆易禫冕之服而奉之以見于殯然且奉子而入祇以衰從而未之服也至

告畢而然後襲衰于子身而出夫父之于子不敢袒裼不敢文飾所謂見父無容者而羣臣易服世子奉衰一于諸臣必不敢以喪衣闌入草率哭踊而矜莊嚴慎至于如此是以聘降于朝而遭喪將命則主人易長衣練冠以受聘卽出聘君薨而使者歸國仍執圭而反命于殯是聘亦易服又況朝禮乃軾又據春秋謂晉平之喪不受幣不見諸侯以為確証不知此是與國會葬之禮與卽位不同其所謂幣是與國助喪與新君相見之賂

子産以為多而難將叔向𡡾其薄而不受非謂喪不可用幣也其不肯見以晉方行霸思以威與國吉服相見則不甘凶服相見則不耐非喪不可以易服也蘇氏讀春秋傳不能甚解而又不曾讀全文徒採擇篇段以為文詞之用故東扳西拽皆非其倫彼第知晉平喪禮亦知晉平有即位易服禮乎春秋傳曰晉悼公卒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命官烝于曲沃



警守而下會于溴梁所謂改服即易嘉服也烝于曲沃易嘉服而祭也會于溴梁易嘉服而會諸侯也儻謂康王易服晉侯不易服將以是為周公罪則請讀春秋傳全文而然後再議焉可耳

尚書廣聽録卷五